

P. 高更



彭燕郊 主编
[法] P. 高更 著
韦白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散文译丛

图
本

野蛮之书

P. Gauguin



P. 高更

图本

野 蛮 之 书

J. Gauguin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蛮之书/(法) 高更 (Gauguin, P.) 著; 韦白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12

ISBN 7-5404-3600-X

I. 野... II. ①高... ②韦... III. 散文—作品集—

法国—近代 IV. I 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4372 号

散文译丛: 野蛮之书

作 者: P. 高更

主 编: 彭燕郊

翻 译: 韦 白

责任编辑: 管筱明

封面设计: 吴 凯

责任校对: 李 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0,000

书号: ISBN 7-5404-3600-X/I·2219

定价: 1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11 诺阿诺阿

99 书信集

191 译后记



目录



丛书前言

3



关于作者

9





丛书前言

·彭燕郊·

文学作品四大门类里，散文不同于诗歌、小说，如果说诗歌是属于精神史的，小说是属于社会史的，集中众多艺术功能的戏剧是属于广义文化艺术史的、超越文字符号表达的多功能空间艺术，而散文则是最具群众性的、最广泛地介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独特文学现象。莫里哀的一部喜剧里有一则这样的对话，甲问乙：什么叫做散文。乙答：你现在说的就是散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散文，其实很平常，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散文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对散文感到亲切。也因为这样，散文作为文学术语，表述的是相对说比较宽松的概念，它当然必须具有不可缺少的文学素质，但又不是很规范的，而是比较自由，英语 Essay，一般译作随笔、絮语、试笔、小品，都强调书写的自由。它是一种文体，然而自由到可以有多种不同形态，涵盖书信、日记、游记、回忆录、札记、序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感，甚至政论中“笔端常带感情”的那一种。随着文学的发展，19世纪初还开始出现了诗与散文之间的边缘门类散文诗。文学家以外，它的作者广

泛到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以及哲学家、科学家、史家，乃至政治家、宗教徒、旅行家，等等。

自然表达写作的散文成为最富亲切感的文体，书写时几乎不必考虑词语或文辞的张扬，不用防备文采文风对心灵本真自然流露的掩盖，真实成为散文的根本特征。散文写作最能完好保存并凸显作者被触动的瞬间感觉，和深入思考的曲折反复原初状态，成为与他人对话同时也和自己对话的最优选择，理解自我和重构自我的最佳方式。它“载道”，是说理的，但不是说教的；它“言志”，是抒情的，但不允许矫情。它的最优化境界是融“载道”与“言志”为一体。朴素的写作排除最小的做作的干扰，散文的本性是真实。散文艺术的最高目的只是强调真实。散文求美，而美是真实的伴随物。

正因为这样，散文拥有最多读者。可能有多种不同原因，有的人很少读诗，有的人不爱看戏，有的人不看小说。不是文学爱好者也读散文，也写散文，不一定为表示文化能力高低，表示兴趣广泛或精神境界雅俗，散文作为文化现象对任何人都是亲切的，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成为散文爱好者，成为散文的“编外”作者，不是想成为散文家，只是有那么一种自信，一种需求：我可以也应该写。就这样，和其它文学门类相比，散文的阅读频率最高，影响面最广、最持久，

散文有着最强大的作者队伍，多种文化力量推动散文艺术不断发展。

因此当然，众多散文名作成为世界文学宝库最吸引人的亮点。西方和我国的古代典籍几乎都是散文的经典之作。在我国，旧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算不得读书人，没有读过《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的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人，就像西方没有读过《圣经》的不算有教养的人，没有读过荷马、柏拉图不算有文化的人。中华民族是善于创造也善于通过文化交流吸收他人长处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本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重新审视，对世界文学的成就和走向的高度关注，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上世纪 80 年代初，被“四化”浪潮激活的出版事业迸发出多年受压抑的无穷潜力，呈现空前的蓬勃发展势态，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及时推出的数量可观的外国文学名著中译本中，就有选译从古代到现代世界散文名著的《散文译丛》，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几乎每隔不到两个月就有一种新书出版，大多数读者都以读到每一种新书为快。这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我们体会到：出版工作的起点是对读者需求的理解，出版物的生命在于是否恰好满足读者的欲望，不会让读者失望的出版物，必须是

内容充实精粹、高文化品格、高人文素质的。我们仍将朝这个目标努力。

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不算大的时间跨度里，从开始兴起紧接着不断升温的、为回应读者渴求而日趋炽热的出版热，是我们国家走出封闭后最引人注目的革命性变化之一，这个变化还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出版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大格局下，读者的选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强烈而持久的挑战，我们的应对首先是全面认知、严肃考量读者的需求，依据它迅速作出编辑、出版、发行运作流程的必要调整，《散文译丛》要努力做到成为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名著组成的具体可见的散文艺术史。

散文先贤的贡献灿烂丰饶，必须努力从散文史的高度上把握散文艺术发展脉络，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展示散文艺术达到的高度和动人魅力。必须从宏观上把握散文名著的经典性。除已知的有显赫地位的公认具有散文文献价值的名著，还应该注意那些可能存在的缺口，那些不显眼的永恒的文学火种，那些不应该被遗忘而曾经被遗忘，因其永恒的辉煌而终于不再被遗忘的名著，这对于一套系列展示散文名著的丛书是不可缺少的，缺少将是叫人感到遗憾的失误。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质量，根本的保证是译文的质量。译者的责任是提供忠实的译作，用传

神之笔消除不同语种形成的阅读障碍，尽可能让读者如同读原著一样通过本国语言欣赏、解读原著。对于准确理解原著，善于用本国语言表达原著内容的译者，读者是会像尊敬原著作者一样尊敬他的。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读者对《散文译丛》的译文总体上说是肯定的、满意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的选择表示我们的鉴别能力、我们的欣赏水平和高标准的需求，其意义已经超越局部文化事业而属于全球性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在专家和广大读者不断的关爱支持下，我们将能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些。

J. Gagnier



高更自画像



关于作者

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 法国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及版画家, 与塞尚、梵高同为近代美术史上著名的“后期印象派”三巨头。早年做过商轮海员及股票经纪人。1873 年高更开始绘画, 并收藏了大量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1876 年, 高更有一幅作品入选巴黎沙龙; 次年他作了第一件雕塑作品。

渐渐地, 高更越来越专注于艺术创作。1879 年, 在第四次印象派画家作品展览会上, 高更又展出了他的一件雕刻作品。在后来的印象派画展中, 高更的入选作品越来越多, 直到 1886 年第八次印象派画展时, 他才和塞尚、凡高一起, 与印象主义发生了决裂。

1888 年 2 月, 他前往布列塔尼的阿旺桥, 结识了贝尔纳 (Bernard) 等人。贝尔纳的一些观念经过高更的修正和润饰, 共同形成了今日人所共知的“综合主义” (synthetism) 运动的理论基础。“综合主义”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客观再现自然的艺术追求, 并把绘画视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 认为绘画应表现“思想的神秘核心”, 表现“跟人的激情相似的某种强有力的东西” (贡布里奇语), 而不是印象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直接的知觉经验中的东西。高更这种强调主

观表现及追求原始纯真的艺术思想，导致了其独特画风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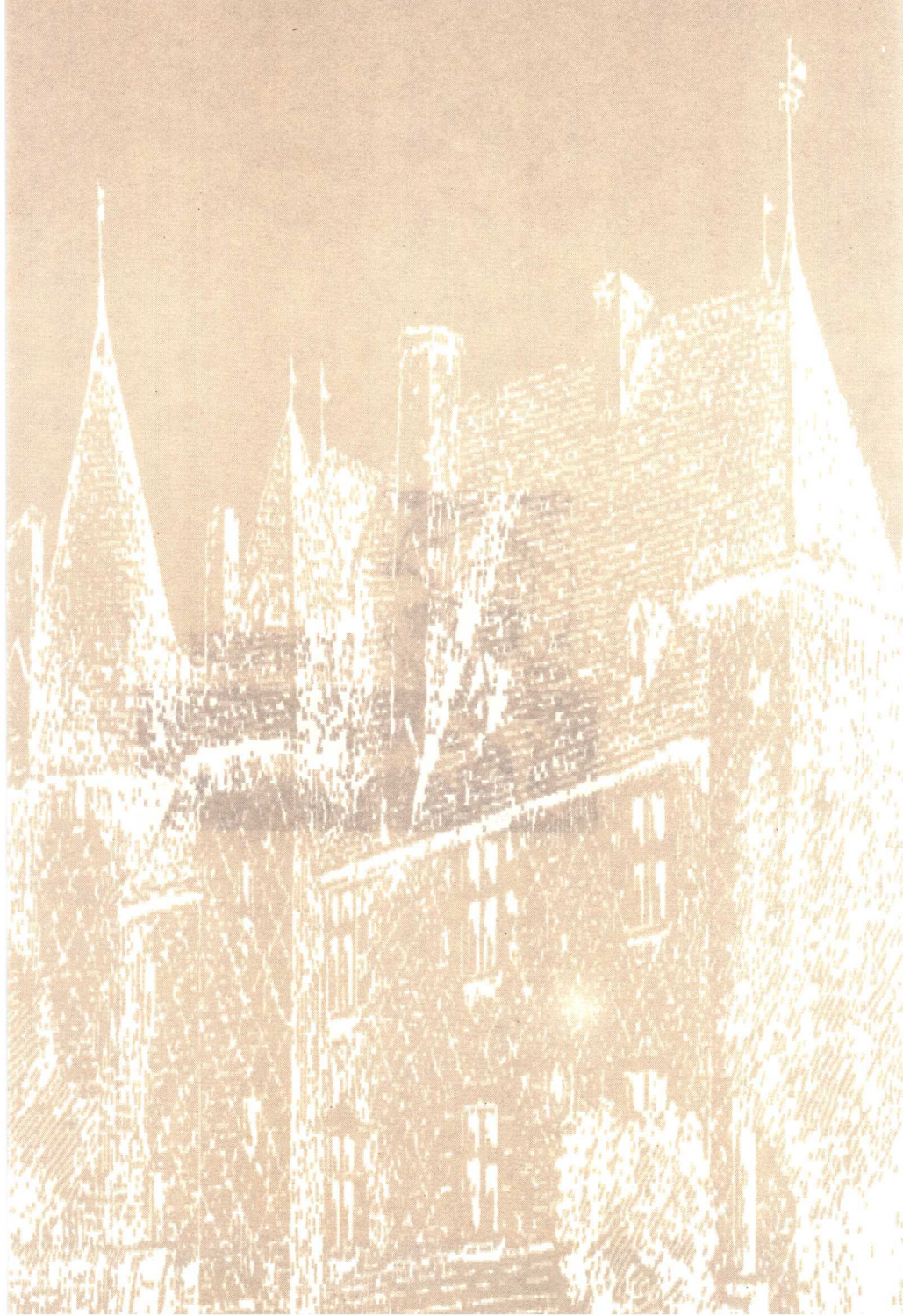
高更独特的画风，还与他惊世骇俗的生活经历有关。他出于对原始人质朴生活的向往和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极端厌弃，于 1891 年搭船去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名叫塔希提的小岛，那是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热带岛屿，岛上有茂密的丛林、溪流和花香。纯朴而善良的塔希提人，过着闲散而自在的生活。在塔希提，高更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艺术形式，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绘画技巧，开始重视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以及心中的感情。高更在这时期的绘画作品，成为一种醒目的标志。在高更的塔希提系列作品中，那些懒散、梦幻般的南国风景，是高更在亲身体验了塔希提的人情以及塔希提独特的芬芳之气后内心情感的凸现和表达。大自然中那些最寻常也最隐秘的事物，通过高更强烈的色彩渲染，呈现出了一种音乐般美妙玄奥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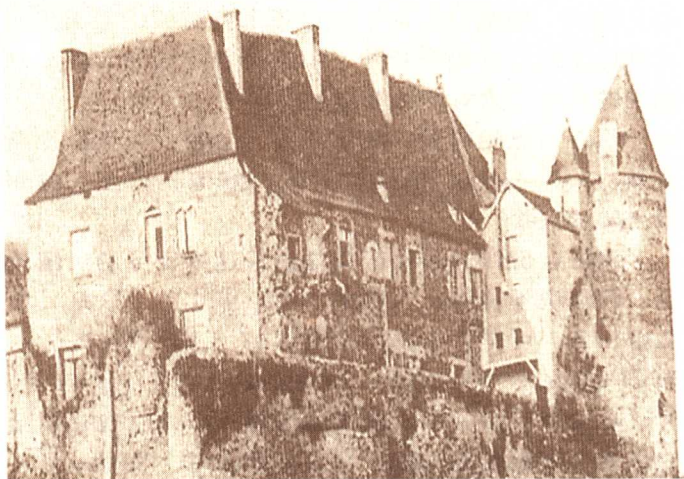
高更对塔希提的一切十分喜爱，除了拼命地作画，他还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了一部优美的著作，书名叫《诺阿·诺阿》，当地土话的意思是“好香啊，好香啊”。此外，高更和他的妻子、朋友（尤其是梵高、许费内克凯、贝尔纳、蒙弗雷等）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信件的内容表达了他有关绘画的美学观点和思维倾向，并反映了当时在一些画家和批评家中间喋喋不休地争论着的重要思想。正是他的这部名篇《诺阿·诺阿》以及书信和随笔，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位孤独而又执着的绘画大师的内心世界。他的孤独、困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成为了现代艺术史上最雄伟、最永恒的标杆之一。



诺阿诺阿

J. Sanguin





“告诉我，您都看到了什么？”

——夏尔·波德莱尔

六月八日的夜间，在六十三天的航行，并经过六十三天的狂热期盼之后，我们发现了陌生的火焰，在海面上蜿蜒跳荡。昏暗的天宇里，一团黑色的、带着锯齿状凹痕的锥状体开始散开。

绕过莫雷亚岛（Morea）后，塔希提呈现于我们的眼前。又过了几小时，黎明来临，我们缓缓靠近礁石，进入船道，顺顺溜溜地停泊在港口。

初看起来，岛屿上的这块地方并未显示出有何特殊之处；比如说，它哪儿也配不上壮丽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大海湾。

这是一座山顶，山体被一场远古时期的洪水淹埋入海，只露出一点点山尖。可能是一户人家流落至

此，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种族。——然后，珊瑚爬上来把它包绕，围绕着山顶，经过几个世纪后，造出了一片新的土地。它仍在延伸，但保持着它最初的孤寂和隔绝的特性，大海的浩瀚更加突出了这一点。

临近十点的时候，我正式拜会总督，黑人拉加斯凯德（Lacascade），他接待了我，好像我已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把这份礼遇归功于交托给我这项任务的法国政府，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选中了我。事实上，这是一项艺术任务。可是，在这位黑人看来，“艺术任务”一词是间谍的官方同义语，而我徒劳地费了不少口舌，他还是没有明白过来。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抱有相同的猜测，当我说这次任务并没有报酬时，没有一个人肯相信。

在帕比提（Papeete）的生活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那是一个小欧洲——我一直想摆脱的欧洲——笼罩在日益浓重的殖民地的势利和模仿的风气下，甚至拙劣地抄袭欧洲的习俗、时尚、恶行，以及文明的种种荒谬。

我远远地前来，难道仅仅是为了寻找那恰恰是我想逃开的事物吗？

然而，一桩万众瞩目的事件吸引了我。

其时，国王波马雷（Pomare）已处于弥留之际，驾崩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渐渐地，城市呈现出一种异常的气氛。

所有的欧洲人，包括商人、官员、士兵，一如既往地街上嘻笑和歌唱，而住在皇宫附近的本地人则带着严肃的表情，低着嗓子议论。在码头，有一种异常的动静，橘色的风帆聚集于蓝色的海面上，排成一